

绕着潍坊的河流走

□祝红蕾

在潍坊，我喜欢绕着河流走。市声在不远处，但手脚脚下是泥土花草和流水，让人觉得站在大地上，又是站在流逝的岁月之中。这种对生活既近又远的感觉，让我迷醉。

毫无疑问，潍坊是一个很入世的城市。每年风筝节，都有数不清的政商名流明星大腕汇集于此，许多白皮肤蓝眼睛、黑皮肤白牙齿的国际友人也在潍坊放飞童心和梦想。潍坊人惯看秋风秋月，面对世事纷纭，潍坊人拿老茶壶沏一杯厚茶，徐徐抿到嘴里，一副不过如此的神态。

大家对“世界风筝都”这个贯耳名号也习以为常，走在风筝广场的时尚女郎，不管是装扮和气质，现代都市感不输任何大都市。但是这座城市的历史感还在，它在向前走的时候依旧充满了怀旧，对往事不离不弃。许多人一提起难得糊涂的板桥大人，还仿佛是昨天的事。它骨子里的淳朴在市井集市上，在邻里百舍的热络走动里，在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里，依然如风吹繁华一样，往昔去，余香在。

虞河正是这样一条承接现代和过去、时尚与古旧的河流。它在城市的脉络里，可是

又有其独特的气韵，有自己的打太极一般的时间差，仿佛比拥挤的车流慢了半拍；还有那在河边写生的青年学生、纳鞋垫的中年女人，他们在自己的时间河流里泗渡。

虞河远远地在太阳下闪烁，像一块蜿蜒的翡翠，发出耀眼的绿光。顺着石子路一直走下去，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意想不到的景致次第展开。十二孔桥闲卧水波之上，十二个圆在水面荡漾，那是十二个笛孔吗？要不然水面上怎么飘荡着音符？那些高大的法桐、银杏、垂柳，在微风中矗立，树叶奏响和声，那一片茂密的幽凉。

在北宫春早，数棵大紫藤虬枝盘曲，错列生姿，想紫藤花开季节，蜂蝶缠绕，远望去又是一副“紫气东来”的大写意。即使此刻，只剩枝干，也别有一番萧疏的意味，也可以入诗入画入宋词的。我喜欢紫藤，不论是寻常百姓家的小藤架，还是气势磅礴的大长廊，一棵紫藤循势而出，凭栏一望，便有不凡气象，流畅，典雅，绚烂到极致反而形成一种静气，这种静气，人在其中不觉心静自然凉。从福寿街到北官街，是虞河古道，还是清晨，

已经人声喧闹。几年前，我循着热闹市声找去，原来是古玩玩、花鸟虫鱼市场。在古玩市，有大大小小的景德镇瓷器、花瓶、笔洗、杯盘，更有紫砂壶、铜币等等，不一而足。看那青花蓝瓷瓶，瓶体婀娜，花色古朴大气，素色端然，还有那釉彩鲜艳的童子戏莲的嵌银古碗，形态色彩皆生动，栩栩如生于手掌之上。在一角老书摊，竟然淘得寻觅已久的王叔晖连环画——《西厢记》，线条和用笔都流畅简洁到无可挑剔，还有一本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《聊斋志异》。

坐在凉亭里，看飞瀑直下，溅起片片珠玉。那一瞬间，真有恍惚之感，仿佛到了南国，仿佛走在水乡。可又不完全一样，纵眼望去，亭台楼阁错落有致，木桥飞渡，流瀑滴翠，不觉忘却所在。单看那些风景名字就先有几分醉了：慧泉别苑、桃花香坞、菊篱枫径、月波楼、荷风秋月……这时节，摇着一个描红画绿的拨浪鼓，吃一碟冰糖腌制的潍县萝卜片，该是如何惬意。我在虞河边一坐，再回去就觉得过了若干年光景，心中有了散淡之意。看城市里车来车往有置之度外之

感，回想前尘旧事，翻看如今光阴，人多了清气。

那天我去风筝广场，正是入夜乘凉时分，居民三三两两的聚拢，广场像一棵大树，伸开枝叶，为鸟儿一样忙碌的人们提供一个休憩、冥想甚至思索的地方，音乐喷泉是清凉的立体伴奏，而那些做和乐、放风筝、布老虎等憨态毕现的民俗雕塑成了静止的音符，地灯透过惟妙惟肖的火红风筝剪纸将霓虹灯光打出来，而在曲折回廊里，我读到了用楷书、草书、行书、隶书等写就的最全的风筝诗……北方民俗的浓郁气息扑面而来，这就是潍坊，潍坊人在它的怀抱里生长，将居家小日子过得像一幅幅杨家埠年画……

一座城，在地图上是一个小小圆点，对我们是一个庞大丰饶的家园。朝天锅、和乐，许多人围坐在一起吃得浑身淌汗；不止三月飞在天空的风筝，拥挤在一条条古意的巷子里；布老虎、冰糖葫芦……这座城在现代节拍里，氤氲着一种欲说还休属于岁月的味道。它让人心念踏实，不管走得有多远，老气息老味道还围绕身边，走得再快，它也是从容的——我喜欢这样。

潍坊是一个飞翔的城市，像一个身着霓裳羽衣的仙女，有着千娇百媚的生动，有着白云出岫的飘逸。

记得小时候躺在故乡小河边读《牛郎织女》，还没听懂老牛说了些什么，第二天一早就披着父亲的大棉袄跟一辆货车去了潍坊。我还从来没有出过远门，一进城仿佛进了天堂一般。那楼比城里的高粱还多还高，一个个仙女袅袅娜娜地来回穿梭，没有声音，是凌波微步。是一个大姐拉着我的手过的马路。记不得她的长相了，多少年了，每每面对表情呆板的汽车，我总被一种温软牵着。没有断开，没有银河。

一个飞翔的城市

□刘学刚

河，倒是有的，白浪河。它轻轻挽着潍城、奎文，像一位优秀的时装设计师挽起两个模特儿新星走上了世界的T型台。

白浪河向北流去。在它的身边，高楼、树木、村庄，宽宽窄窄地生长。白浪河用它的清澈倒映着蓝天白云，同时，它的反光照耀着周边的房屋，使得那些房屋仿佛都涂了一层银白，矗立成了水晶的官殿。

其实，白浪河的名字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家园在以河流的方式呈现。一城中分白浪河。白浪河贯穿了一个城市，也贯穿了人们的生活。石砌的河道有着优美的弧度，像玉米植株上凸起的节，丰富了流水的韵致。白浪河，让整个城市在安静中透出一种既定的秩序，如脉脉流水，不张扬、平静而又坚定，保持着自己的流向。这里的人言语热情，目光清澈见底，似乎每一个潍坊人的内心都涌动着一道白浪河。

潍坊是座古城，它的古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，那时，就有一群人在此筑庐定居。夏商时代，境内有斟灌、寒、三寿等封国。但是，时间在白浪河上流过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河水还是那么清澈。被一条这样的河流呵护着，潍坊城就像瓷实圆润的玉米，金黄依偎着碧绿，明亮裹着饱满。潍坊的古不是古色古香古韵，它是自古以来涓涓细流的集聚，是天长地久的积淀。这样的城市，看上去是那么年轻活泼，有着时间无法更改的容颜。

我是个喜欢怀旧的人，每到一处地方，总忙着打捞唐朝的月光，辨认宋时的巷陌。在潍坊，高高的琉璃瓦的反光和用着“全球通”的女白领，不时地把我提醒。阳光有力却还恰到好处地裹着我，暖暖的，我甚至听见骨头伸展的声音——穿着上衣吧，要不，我会飞起来的。阳台，已鼓起了透明的羽翼。乳白色的美轮美奂的建筑上接着蓝蓝的天。

“只要一走进这风筝城/仿佛就长了金翅/在蔚蓝的意境里/幻成今天的图腾。”诗是山东诗人姚焕吉的，可真实的感觉属于自己。

我还是站在了古城墙下。怎么看，都觉得对面的高楼是一只只翩然凌空的风筝。

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。对潍坊来说，老去的只是时间，不变的是天生的丽质。暖温带的风温柔而不失原则地梳理着，东西为街，南北是路。十笏园早早建成了，风还是一次次修改，雨依然一遍遍润色。潍坊，每天都是新的。

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曾在这里为官，他贴在家门口的那张告示至今值得玩味。说他靠卖字画维持生计，索者要给报酬，送东西主人不一定喜欢，也不实惠，还是交现钱好，大幅五两小幅二两。这怪人倒挺精明的，把艺术明码标价不欠账，按说应称他经济学家才是。

潍坊的翅膀总携着一条优美的弧线。现在，我在键盘上敲打出“潍坊”这个词条时，电脑的屏幕上已联想出了“风筝城”、“鸢都”。“上天”的方式有很多种。1903年，美国人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。早在这之前，潍坊人就用浪漫的想象扎制了风筝。飞机到达的是空气稀薄的高度，风筝接近的是蔚蓝的梦幻。

就这么简单，一个个长翅的精灵，把一座城带上了晴空。一个飞翔的城市，永远是那么的风姿绰约；一个飞翔的城市，蓝天就是它的名片。整个世界都在抬头仰望。



潍坊白浪河湿地公园。

杨家埠的风筝和年画

□侯秀红

杨家埠，它如果作为一个村庄而存在，最初并不需要太多的注解。它从沧桑的岁月里蹒跚而来，充其量不过是浩渺大平原上的一墩土埠而已，遍布荒凉，也遍布凄清。

自从杨氏的先人，在六百多年前从遥远的巴蜀辗转驻留泥水西岸，杨家埠便开始以高高的土岭作为书脊，渐渐演绎成了一册打开的经典。高高飘扬的风筝，是它辽阔舒展的页码；错落有致的木版年画，是它蜿蜒闪烁的诗文。

从此，一个注定再也不会平庸的村落，在古潍县的版图上熠熠生辉。它恰如一部厚重的历史，描绘着杨氏家族随手携带的故乡。并且争先恐后地从密密麻麻的文字里冲撞出来，让天空去阅读，让大地去倾听。太阳下的年轮，月亮下的灯盏，热情洋溢地渲染着一种民间技艺的开端。

杨家埠的画师从来都是散落在民间的，从杨万庆到杨中海，再到如今依然健在的杨洛书……他们殚精竭虑，用自己的精湛和智慧，拓展着杨家埠鲜艳的门脸。

祈福迎祥，消灾除祸；美女娃娃，吉祥欢乐；人情世事，男耕女织；小说戏曲，神话传说；山水花卉，飞禽走兽；时事新闻，讽刺幽默……都是他们亘古不变的话题。大门画、房门画、福字灯、美人条、站童、爬童、月光等，应有尽有，栩栩如生。

有一些卖画小段，杨家埠人依然在唱，像“大鲤鱼胖娃娃，请回家去贴上它。年年有余家业大，岁岁平安享荣华”；像“一进门来苏东坡，坐下韩信问萧何。不是本号不赊账，如今要账太啰嗦。赊账如同三结义，要账就像请诸葛”……不过，现在歌唱不是为了买卖，全是为了逗乐。

风筝和年画，从来都是一对姊妹花，杨家埠自古就有“放到天上是风筝，挂在墙上的是年画”之说。这样的风筝飞上天，就是一幅“飞上天”的年画”。自从风筝和年画被定位成一种文化，杨家埠便搭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，旅游自然也就成了一种产业，“杨家埠旅游开发区”应运而生。游人们不断地离去与往返，从无处

不在的细节里，他们认真地领悟着杨家埠悠久而精美的信息。一张张浸润着风筝和年画的字纸，晃动着诗意的灵性，意蕴深厚而蓬勃。

杨家埠大观园的延伸，使得无数的游客聚集在这所青砖青瓦的深宅大院里，舒适地享受着现代文明的熏陶。它是那么的风姿绰约，它是那么的雅致精美。墙接着墙，房连着房，净是明清时代的格局。红木窗棂，花窗雕门，纺锤铁锹，喇叭皮影……极尽所能地流露着杨家埠作为一个村庄所容纳的历史。

这里有古色古香的琉璃屋檐，这里有色彩绚丽的翩翩彩衫，这里有嶙峋的瘦竹和茂盛的花草，这里有燕莺啼啭和袂飘仙风……灿烂的阳光映照了杨洛书老人童颜鹤发的身体，也映照了铜锣铁鼓旁孩子们的嬉戏，像极了一棵树与一丛花。“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。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。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……”大概是《诗经》里的句子罢。郑板桥他老人家，不是正虔诚地坐在竹影下吟诵吗？

如果说年画是杨家埠的名片，风筝是杨家埠的旗帜，那么那棵蓊郁苍劲的古槐，便是杨家埠一直紧紧守望着的根脉。有一位当地的诗人，曾经饱含深情地咏道：“六百年的风雨/六百年的沧桑/历练一颗承重之心/一副苍劲身板。一部活着的历史/一曲画乡的风姿绰约，它是那么的雅致精美。墙接着墙，房连着房，净是明清时代的格局。红木窗棂，花窗雕门，纺锤铁锹，喇叭皮影……极尽所能地流露着杨家埠作为一个村庄所容纳的历史。”

杨家埠还是一个村庄，与以往的差别在于，它成了一个“城中村”。披着蓑，戴着笠，挑着柴，握着镰的意象，只好踟蹰在老人们的褶皱里，挥写着农人们留下的一些痕迹。

“城中村”里，杨家埠的快乐在继续着，杨家埠的风筝在婀娜着，杨家埠的年画在丰富着，杨家埠的传人在憧憬着……